

欽定唐書

卷之九十
百五十五

唐書卷一百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

狄 郝 朱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閭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

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日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

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
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
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
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黜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
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
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
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
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
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以
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

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
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
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
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
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
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
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
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
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出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

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柰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

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旬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卽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

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鼓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

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
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
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
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旣
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
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
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
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
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徃以浸
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旣久
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
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
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
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
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
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
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
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

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陪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

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續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

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
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
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
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
言后雖伎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
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
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
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
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
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

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
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
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
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
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
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比由恩不溥洽失在
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
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暫警不足憂中上不寧
可爲憂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
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

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脊禮
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
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
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
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施后舉酒
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
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
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
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
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

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卽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子光嗣景暉

光嗣聖歷初爲司府丞武后召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別

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叅軍貪暴爲虐民苦之因共毀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絕族孫兼謨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府使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蘄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賊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旣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